

# 錯嫁良緣

④ 海盜千金

下

浅绿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H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錯嫁良緣

浅绿  
作品

Ⓣ CUOJIA  
LIANGYUAN

4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错嫁良缘. 4, 海盗千金 : 全2册/ 浅绿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40-9

I. ①错… II. ①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9972号

书 名 错嫁良缘4海盗千金  
作 者 浅 绿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李文峰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040-9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I

CONTENTS

楔子	1
第一章 竟然是海盗	6
第二章 初入海盗窝	18
第三章 尊贵的客人	28
第四章 抓壮丁的秘密	38
第五章 有借有还的人情	50
第六章 死亡阴影	64
第七章 哪里出了错	75
第八章 密林深处	90
第九章 这破烂玩意是什么	103
第十章 小树的秘密	116
第十一章 为什么凶手是你	128
第十二章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140
第十三章 不战而逃？怎么可能	150
第十四章 墨少主来头不小	164
第十五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78
第十六章 诡异的墓穴	194
第十七章 卑鄙	207
第十八章 她是一道光	222
第十九章 小狐狸	238



##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章	墨家不可爱	253
第二十一章	噬骨之毒	266
第二十二章	心动	286
第二十三章	喜欢	300
第二十四章	情敌	312
第二十五章	告白	324
第二十六章	墨家的秘密	336
第二十七章	阿暖醒来	353
第二十八章	墨家禁地	370
第二十九章	身处险境	388
第三十章	非你不可	401
第三十一章	和我回家	416
第三十二章	将军府	429
第三十三章	可怜的墨少主	443
第三十四章	心结	455
第三十五章	夙家老宅	468
番外一	莫得罪女人	486
番外二	夙家的情事	491
番外三	熊孩子二三事	496
后记		500
人物小传	墨桑传	501
小剧场	期末考试	502
小剧场	带了个男人回来	505



## 第二十章 墨家不可爱

CUOJIA  
LIANGYUAN

前方两三百丈的地方，一个高高的门楼出现在众人眼前，或者说，应该叫城楼，有城墙的那种城楼。这哪里还是一个家族？简直就是一个镇子吧。

一开始的震撼过后，夙素慢慢平静下来，毕竟墨家避世而居数百年，人口肯定不少，建一个小城镇倒也是正常的。

夙素回过神来时，墨渊已经松开了她的手，走在前面带路。夙素扶着桑暖跟在他身后。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觉得墨渊回家了，却没有一点喜悦的感觉。

说是城楼，但是却没有人把守，天已经黑了，城门也不关，就这样敞开着。

这个镇子看起来和普通的镇子也没什么区别，有店铺，有民宅，但是奇怪的是，虽然天色不早了，也不过刚过戌时而已，镇子里却非常冷清，店铺早已关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几人踩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周围静悄悄的，像座空城，让人毛骨悚然。

几人入了城，一路往东走，不一会儿，便看到了一户人家。

夙素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这里应该就是墨渊的家了。

这户人家的大门很简朴，一般门堂都是木质的，这家却是用石料搭建的，看起来古朴又苍凉。门楣也是用石板所制，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墨”字，看起来不像是点点凿出来的，倒像是指力随性所为。看那石块，像是有些年月了，应该是墨家先人留下的。

夙素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便被引路的男子带入了宅内。

天色已暗，宅内只点了几盏小灯笼，夙素根本看不清周围的景致，大概的感受就是清冷。

男子带着他们来到一间大堂内，里面灯火通明，非常亮堂。

屋子里装饰得很简单，主位上坐着一个妇人，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她的穿着虽然不华丽，但那料子和做工都是极好的。脸上带着极淡的笑，并不让人觉得冷淡，整个人给人一种端庄秀雅的感觉。女子身边只站了一个侍女，没有成群奴仆，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尊贵之气，应该是墨家的当家主母。

果然，那领路的男子走到妇人面前，行礼道：“夫人。”

墨渊也行了礼，低声叫道：“母亲。”

墨夫人对着墨渊微微一笑，说道：“回来就好。”

这笑容恰到好处，既体现了她的温情，却又不过于热烈。夙素暗暗叹息，这就是大家族当家主母的风范吗？夙素想了想自己娘亲平日里的做派……算了，夙素觉得，娘亲也很有当家主母的风范，她一语既出，将军府上下莫敢不从……

“这位就是夙氏的小姐了吧？”

夙素走神得厉害，耳边忽然响起墨夫人的询问，赶紧站直身子，躬身行了一个见长辈的礼，才轻声回道：“见过夫人，我叫夙素，家父夙凌。冒昧到访，打扰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夙素虽然平日里懒散，受家里一群男人的影响，做派也豪爽了些，但也是出身大家，气质依旧出众，礼数也很周全。墨夫人点了点头，微笑回道：“夙氏与墨家甚有渊源，千百年来一向交好，夙姑娘不必如此拘谨。”

这种场面话夙素自然不放在心上，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墨夫人的眼光落在桑暖身上，看着她的脸，眼眸中划过淡淡的伤感，声音倒是比和夙素说话的时候更为亲切了：“你是阿桑的女儿吧？和她长得真像。”

桑暖微微点了点头，只回了一声：“夫人。”

按理说，桑暖应该叫墨夫人舅母的，显然她是不把自己当墨家的人了。夙素发现，到了墨家之后，桑暖整个人也显得冷冰冰的，还真有几分墨家人的感觉，不过这个她可不敢当着桑暖的面说，免得她发飙。

墨夫人自然也看出了桑暖的疏离，也没再多说什么。

“你们一路走来辛苦了，我让人给你们安排两个院子……”

“不用麻烦，我和夙素住一个院子就可以了。”

桑暖打断了墨夫人的话，墨夫人也没动气，只是点头，对着身后的男子说道：“陈悟，带两位小姐去休息。”

“是。”男子领着夙素和桑暖往外走去，敖三自然跟在后面。

“阿渊，普善先生那里已经送过拜帖了，你明日辰时过去拜访吧。”

快走出房门的时候，夙素听到墨夫人的话，心里暗暗放心。普善先生的大名她听姨母说过的，看来墨渊的毒应该能解了。

夙素以为，这对母子这么久没有见，应该有很多话要说，没想到，几人才走出没多远，墨渊竟然也跟了过来。看到墨渊，夙素揉了揉早就饿扁的肚子，小声说道：“墨渊，你们家什么时候开饭？”天都黑了，不会今晚没饭吃吧？

夜色下，墨渊的嘴角微微扬了扬，回道：“一会儿会有人送到你们院子里的。”

夙素松了一口气，她可没忘第一次见墨渊的时候，他可是饿了她一整夜。

墨家很大，几人走了一炷香的时间，也没到墨夫人说的院子。夙素自然不会以为墨渊也住这边，确定了晚上有饭吃之后，夙素对着墨渊笑道：“你不用送我们了，快去和家人一起吃饭吧。”

墨渊深知夙素对食物的执着，于是解释道：“一会儿饭菜也会送到我房里，不急。”

夙素惊讶地看着墨渊，说道：“你们家，不一起吃饭吗？”墨渊离家也两三个月了吧，好不容易回来了，不是应该和家里人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刚才墨夫人看起来并不热络，夙素以为是有外人在，墨夫人要维持主母的仪态，不好表露太多，难道是她想多了……

墨渊也看着她，脸上的表情虽然没有变，眼中却明显写着“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几个字。

好吧，是她想多了，他们家没有分家，二叔、小叔都和他们住一起，每天都是大家热热闹闹地一起吃饭，所以她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家里人在一起，都是要一起吃饭的。

夙素不太明白，各自在自己房里吃饭，这还叫一家人？

墨家很冷清，几人走了这么久，终于看到对面有人走了过来。只是看那身形，像是个孩子。

待那人走近，夙素才看清，确实是个孩子。

那孩子也看到了他们几人，但他眼中似乎只看得到墨渊。他走到墨渊面前，恭敬地行了礼，叫道：“大哥。”

墨渊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夙素眼前一亮，这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一身银灰衣衫，外面还披着一



件墨色小斗篷，头上束了一个小发髻。他皮肤白皙，小模样长得也很俊俏，眼睛大而神，就是板着一张小脸，一副冷漠的样子，简直就是墨渊的缩小版。夙素好笑地问道：“墨渊，这是你弟弟？”

墨渊点了点头，回道：“墨域。”

夙素蹲下身子，笑容灿烂地对着小版的墨渊示好：“小域你好，我叫夙素。”

墨域冷淡地看了夙素一眼，夙素发誓，这绝对和墨渊第一眼看她时的那个眼神，一模一样！而且真的是只看了一眼，他便将目光转向了墨渊，低声说道：“我回房了。”

说完，也不管其他人的反应，便与他们擦身而过。

夙素还蹲着，笑也僵在嘴边，看着前方每一步都努力走得稳健又从容的小身板，夙素有一种想抓过来打一顿的冲动。若是她家的臭小子们敢这样对她，早不知被揍多少回了。明明就是小孩子，装什么大人，这墨家是怎么教导小孩子的？！

夙素想起了家里的三个小子，虽然性格各不相同，却个个不是好惹的主。尤其是小叔家的夙宸凡，只比墨域大一两岁，简直就是混世魔王。以前她觉得头疼，现在倒觉得庆幸。

让人脱一层皮的阵法，古怪的小镇，看着亲切实则冷情的当家主母，没礼貌的小鬼……

初来乍到的第一天，夙素已经在心里下了结论，这墨家的人，一点都不可爱！

雪地的早晨来得早，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昭示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一方小院，布置得简单雅致，庭院的雪早已清扫干净，露出青灰色的石板。院子中央，摆着石桌和石凳。四间木质雅间分布在院落两边，两两相对，和普通人家的院落布置很不相同。

院落中间的通道上，一道清丽的身影像只小青蛙似的，一蹦一蹦地往前跳，看起来有些可笑。

夙素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以前在家的时候，几乎隔几天就会被娘亲罚蛙跳，那时候避之唯恐不及，此刻居然一大早不睡觉，自己在庭院里跳了起来，甚至觉得全身发热，双腿发麻的感觉颇好。

这间小院是墨夫人安排给他们的住处，小院门楣上写着“客居”二字。夙素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实在太好了，以客为居，一目了然，一点也不会认错自己的身份。

小院的门虚掩着，刚过辰时，院门传来两下叩门声，之后便被人轻轻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一袭白衣，手里捧着一个托盘。女子进来后，一眼

便看见在院内蛙跳的夙素，眼中极快地划过一抹惊讶，但也只是瞬间，便收回了落在夙素身上的目光，对她怪异的举止视而不见，只低声说道：“夙小姐，请用早饭。”

夙素轻嗯了一声，还是跳完了最后一圈才起身。一边拿衣袖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走向院中的石凳。夙素一点都没觉得尴尬，毕竟蛙跳是她从小做到大的事情，她实在很难生出不好意思这种感觉来。

为了方便，夙素的长发被她束了起来，也没穿碍事的长裙，一身素白的贴身劲装虽然看起来英姿飒爽，但难免还是显得有几分粗野。

夙素认出来了，昨晚也是这个女子给他们送的饭。女子面容清秀，气质平静如水。同样是一身白衣，两人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如果说夙素是空谷幽兰，那这女子便是水中清荷。夙素不得不承认，墨家确实是人杰地灵，这里的人个个清雅不俗。

夙素在石凳上坐下，女子已经将托盘轻轻放在她面前的石桌上。夙素一早的好心情，在低头看到托盘里的东西时，彻底地消散了，脸一下子扭曲起来。

托盘里放着一个小砂锅，锅里是香气四溢的白米粥，旁边放着三碟不同口味的酱菜，还有四个馒头。

这早饭并不是不好，只是让夙素想起了昨晚那几道吃起来索然无味的清淡菜式。一大早又看到这清汤寡水，夙素只觉得胃一阵阵抽疼。

女子放下托盘，准备转身离开，夙素立刻叫道：“等等。”

女子停下脚步，夙素扬起一抹笑，问道：“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女子回以淡淡一笑：“沐雪。”

“沐雪，我想问你一件事。”

夙素的样子很认真，沐雪也隐隐有些好奇这位名门千金有什么话想问她，面上神色不变，回道：“夙姑娘请说。”

“今天午饭和晚饭吃什么？”

沐雪完全没想到夙素一副面色凝重、正儿八经的样子，问的居然是吃什么这样的问题。好在沐雪也不是大惊小怪之人，错愕也只是片刻，便低声回答起夙素的问题来：“午饭吃鲜菇雪菜汤、炒春菜和炖豆腐，晚饭吃冰鱼汤、雪耳烩冬笋、蒸水蛋。”

夙素听着听着，眉头都快打成了死结，只觉得未来的日子都暗无天日了。

“你们平日都这么吃？”她自然不会认为墨家是故意亏待她才给她送这些吃的，只是不能想象，常年吃这些东西，不会觉得寡淡吗？

看到夙素一脸痛苦的样子，沐雪终于明白她的意思了，微微一笑，说道：“府中饮食素来清淡，可能不合小姐口味，小姐想吃什么，可以和沐雪说。”

夙素点点头，回道：“我想吃肉。”如果只是一两天清清肠胃，她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也不知道那位族长还要闭关多久，若是让她一直吃这些……

听到夙素强调说自己要吃肉，沐雪忽然想笑，觉得这位夙家出来的小姐真是很有趣，但是多年的习惯让她喜怒不形于色，只点头回道：“沐雪明白了。”

确保了以后的菜不会再是青菜萝卜之后，夙素心情大好，笑道：“府上有什么禁地吗？我第一次到墨家，一会儿想到处看看，怕无意中闯入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就不好了。”夙素之所以这么问，倒不是真的怕自己不小心闯了禁地，只是好奇这种神秘大家族的所谓禁地一般都在什么位置。

“这里没有什么禁地，若是有什么不想让人进去的地方，小姐自然也是进不去的。北苑是主人的居所，若没有召见，小姐最好还是不要进去为好。”

沐雪神色恬静，声音清朗，说出来的话有些不客气，但夙素听得出，沐雪丝毫没有贬低或者冲撞她的意思，就像在说一个事实，那种言语间展露的自信反倒让夙素颇为欣赏。

墨渊今日要去拜访那位普善先生，夙素想等他回来就去问问那位神医是如何说的。想到自己不知道墨渊的住处，又问道：“墨渊住在哪儿？”

女子眼中划过一抹迟疑，但仍回道：“少主人住在临渊轩榭。”

夙素看到了那抹迟疑，听到她的答案，也没细问具体位置，笑道：“我明白了，谢谢你。”

“夙小姐客气了。”沐雪看她没什么要问的了，微微点头之后便转身离开了。

夙素低头看着那一大锅白粥，不禁叹了一口气，墨家的伙食真不适合她。

“怎么了，一大早愁眉苦脸？”

夙素还在唉声叹气，背后响起了桑暖的揶揄之声，夙素回头，可怜兮兮地说道：“阿暖，我觉得我变成了一只兔子。”

桑暖扫了一眼夙素面前的托盘，再看她一脸哀怨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说起来，夙素的身份，绝对是金枝玉叶，想吃什么，想要什么，自然没有她得不到的，但据她平日里观察，夙素对吃的，并不挑剔。在唤狼岛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精致的饮食，多数都是鱼肉和鸡肉，她也没说什么。想了想昨晚的菜式和今日的早饭，桑暖隐隐知道了，这丫头，要吃肉……

桑暖忍着笑，说道：“好了，快吃吧，一会儿粥都凉了。”

看她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单衣，桑暖皱眉：“吃完进去加件衣服，一会儿病了

就真的只能喝粥了。”

夙素一点也不觉得冷，不过不想让桑暖担心，还是回道：“好，吃完就去加衣服。”

虽然嫌弃清淡，却也不能不吃早饭，夙素一边盛粥，一边叫了一声：“敖三，吃早饭啦。”

“你们吃吧。”

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桑暖吓了一跳，她没想到敖三居然在院子里。抬头看去，只见一道墨黑色的身影躺在屋顶上，几乎和暗黑的瓦片融为一体。若是他不出声，即使是白天，也没人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敖三说不吃，夙素也不管他，两人草草用了早饭。刚放下筷子，桑暖忽然说道：“把手拿出来。”

“干吗？”夙素不解，看了自己的手一眼。

“让我看看你手上的伤。”昨天走了一天，桑暖到后来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很早就休息了。早上起来才想起，夙素的手毕竟是被动物抓伤的，桑暖怕她的伤口没处理好，留下后患。

“伤？你说芭蕉抓的伤口吗？”夙素恍然大悟，抬手看了看，回道，“好了。”

好了？桑暖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夙素的手也刚好伸了过来。桑暖看到，那只白皙的手背上，皮肤光滑，哪里有什么伤口？！

桑暖抓过夙素的手，细细查看，那原本被抓过的地方，还是能看到两条极细的伤痕的，但是按照昨天伤口和流血的情况来看，怎么可能才过了一个晚上，伤口就愈合了？是夙素的体质特殊，还是别的原因？

桑暖想了想，问道：“昨天就好了吗？还是你的伤口一直都是这样，很容易愈合。”

夙素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摇了摇头，回道：“我从小也受过不少伤，没觉得自己伤口愈合得多快。至于手上这个抓伤，我之前没在意，早上起来洗漱的时候发现一点也不痛了，伤口也看不出来。可能是芭蕉的爪子太锋利了，所以愈合起来比较快，而且这里又冷，也对伤口愈合有帮助吧。”

桑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低声说道：“能让它出来，给我看看吗？”

夙素点头，对着身后半开的房门，叫道：“芭蕉，出来。”

等了一会儿，没看到那只小毛球，夙素起身，站在门边，叫道：“芭蕉？”

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夙素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那小东西格外黏

人，几乎把她的衣襟当窝了，昨晚她好几次把它从怀里拉出来，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发现它又钻进她被窝里了。夙素看得心惊肉跳，她真怕自己睡觉时一个不小心，把它压瘪了。

早上出门蛙跳的时候，小东西还没醒，夙素就把它留在屋里了。按照芭蕉黏人的习惯，这时候它应该飞快地蹿过来钻进她怀里才对。可是叫了这么多声，连个影子都不见。

夙素不死心地又在屋子和院里找了一遍，结果是，芭蕉不见了！

夙素的脸色不太好看，虽然是这小东西莫名其妙地黏着她不放，相处的时间也还不到一天，可是夙素是真心喜欢这个小家伙，打算把它养在身边的，现在却忽然不见了，叫她怎么不难受？！

桑暖轻拍夙素的肩膀，说道：“你先别急，它应该不会跑远，我们去周围找一找。”

“好。”夙素点头，两人一起出了小院。

“芭蕉。”

“芭蕉，快出来。”

昨天进入墨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周围的一切都看不太清楚，此刻两人才感慨道，墨家真的很大。和一般江南人家的亭台楼阁完全不同，两人站在院门口放眼看去，远远的才有一两个院子，周围环绕着的仍是大片雪地。

雪地上的脚印不多，显然这里也没什么人走动。芭蕉又小又轻，速度奇快，想在雪地上寻找它的脚印是不可能的。两人只能一边叫着它的名字，一边寻找。

当两人渐渐走出小院周边的范围时，一道窈窕的身影出现在两人身后。

“两位小姐在找什么？”

夙素回头便见到那一抹雪白身影，是沐雪。

“我在找一只银狐，大约这么大。”夙素比画了一下芭蕉的大小，问道，“沐雪看见过吗？”

“银狐？”沐雪知道夙素在找东西，但她没想到，夙素要找的是银狐。银狐多数时候只存在于人们口耳相传的传说中，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刚才听到夙素叫的是芭蕉，她竟然给银狐取了名字？

沐雪猜测道：“夙小姐的意思是，银狐是您带来的？”

夙素点头：“对，那只银狐是我昨天在山下遇到的。看它和我颇有缘分，所以就带在身边。今天早上它还在屋里，刚刚却发现不见了。”

银狐从出生开始，便独来独往，夙小姐竟想抓来做宠物？以银狐的敏捷，逃脱

了怎么可能还找得到。若是没有银狐，她们只是想借着找银狐的名头来打探墨家，那也没什么，她之前就说过，不能让她们去的地方，她们连门都找不着。想通了这些，沐雪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回道：“我没看到银狐。”

夙素也没太失望，那小东西狡猾得很，若是真跑出去了，也不会轻易让人发现它。夙素笑了笑，说道：“好吧，那我们自己找找，沐雪你去忙你的吧。”

沐雪点了头，便转身离开了。

桑暖盯着沐雪的背影，心中冷笑，她虽没有武功，却不妨碍她看人，这女子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比别人浅许多，行走间身姿飘逸，想必功夫不弱。而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冷冽清高，也说明她绝对不是什么仆人。墨家还真是看得起她们，派这样的高手来监视。

看到桑暖目光冰冷，夙素低声问道：“怎么了？”

桑暖回过头，什么都没说。

桑暖看到沐雪之后就变成这副模样，夙素哪里会想不通她的心思，更何况，桑暖一点都没有掩饰她对墨家的厌恶。夙素伸手搭在桑暖的肩膀上，微微偏头，在她耳边轻声说道：“这里毕竟是墨家，再说人家也没限制我们什么，派个人好好‘照顾’咱们，也无可厚非。”夙素轻拍着桑暖的肩膀，她的脸色缓和了些。

“继续找吧。”

两人扩大了寻找的范围，以小院为中心，一点点往外找。夙素再一次感叹，墨家真的很大，但是奴仆却很少，她们找了近一个时辰，也只遇上了三四个人。看到她们，那些人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便各自离开了。

两人又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芭蕉的影子。因为没有人引路，两人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只觉得这里比之前更加荒凉。一路走来，还能看到相邻的宅子，但这里却空旷无人。抬眼看去，除了隐约能看见深处有一座宅院之外，周围都是皑皑白雪。

夙素心里很失望，却不得不叹道：“看来是真的不见了。算了，也快午时了，我们先回去吧。那小家伙看起来挺聪明的，速度又快，别人也没那么容易抓住它。它若是还想跟着我，自己会回小屋找我的，走吧。”

夙素刚转身，手腕上忽然一紧，抬头看去，只见桑暖目光灼热地盯着远处的一座房子，声音也不似往常温柔：“我想去那边看看。”

夙素一开始就知道，桑暖冒险来夙家，肯定不是单纯地陪她，虽然她不知道桑暖想要干什么，却不妨碍她陪她走一趟。夙素微微一笑，说道：“好啊。”

两人离那座院子越来越近，夙素能感觉到，桑暖抓着她手腕的力道也越来越重。

很快，两人便走到了院前。这个院子和之前她们见过的院子都不太一样，院子没有院门，门楣上空空如也，旁边立着一块大石头。石头是最普通的岩石，上面刻着两个字——殇桑。

夙素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好一会儿，殇桑？好奇怪的院落名，再看桑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对劲。桑暖松开了她的手，手指在石头粗砺的表面上摩挲了一会儿，她身上那种紧张和急切似乎慢慢消退了，看起来有一种别样的沉静。

夙素心中冒出一个猜测，这里不会是墨桑以前住的院子吧？

这个院落很奇怪，进入后看到的并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院子，而是一条通道。通道不算窄，可以容纳五六个人并行通过，却非常长，起码有百来丈。夙素觉得这院落透着几分诡异，还没等她想明白，桑暖已经走了进去，夙素也只能跟上。

夙素一路戒备，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长长的通道后面，夙素以为会是主人居住的屋子，结果，什么都没有，是的，什么都没有。好像她们走完那条通道之后，就又回到了雪地里一般，入目之处，一片雪白。也正因为这样，那道站在雪地正中央的身影就显得格外明显。

那是一个男子，他背对着她们站着，一身紫衣，宽袍广袖，华丽非常，和墨家那种大气简朴的风格截然不同。一头雪白长发没有一丝墨色。这人的白发和敖叔叔的银白给人感觉不一样，敖叔叔的银发，让他看起来张扬肆意，给人一种他天生如此的感觉，不会有人因为他的银发认为他老；而这人的白发，却透着沧桑，就像是在岁月无情的打磨下，青丝成霜，光看背影就觉得毫无生气。

当夙素以为这人是一名耄耋老者的时候，他好似也听到了脚步声，缓缓转过身来。

看清他的面容，夙素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光看那张脸的话，他不但一点都不老，还年轻得过分。狭长的双眸让他看起来有点邪气，可惜眸光黯然，就好像世间万物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整个人给人一种虚弱不堪、生无可恋的感觉。但是奇怪的是，当他的眼光落在桑暖脸上的时候，那双眼眸倏地睁大，眼眸中迸发的神采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阿桑……”

男子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但意外地好听，那似恍惚又似深情的低语，像一只爪子轻轻抓挠着人的心。

桑暖从头到尾只是冷冷地看着那个男人，而那男人就像失了神智一般，盯着桑暖的脸，眼睛一眨不眨。

夙素觉得这男子很奇怪，不敢离桑暖太远，怕他忽然对桑暖不利。

“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就在夙素考虑着怎么把桑暖带走时，身后响起一道熟悉的男声，夙素回头看去，果然是墨渊。

夙素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渊早上不是应该去拜访普善先生的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眼前这个病弱的男子，就是普善先生？不可能吧，按照姨母的说法，普善先生与鬼医前辈齐名，年纪应该不小了。就算他少年成名，现在少说也四十多岁了吧，可是这男子的脸，看起来甚至比墨渊还年轻……

夙素的目光落在墨渊的脸上，才发现墨渊的脸色很差，比昨天还差很多，眉头紧紧地皱着。在桑暖之前的治疗下已经恢复正常颜色的唇，此刻又隐隐泛着乌青。

夙素担心地问道：“你怎么了？毒性又发作了吗？”

墨渊却好像没听到她的问话一般：“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隐忍什么。夙素回道：“芭蕉不见了，我们找着找着，就走到这儿了。”

“走！”墨渊忽然抓住她的手腕，低沉的声音里都带着颤音。

夙素自然也看出了现在的情况先离开是最好的选择，这男子不管是不是普善先生，都太过诡异了。但是看他盯着桑暖的目光，是那么炙热和迷离，若是现在桑暖动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刺激他？

夙素目光警惕地看着桑暖 and 那个男子，只微微侧过头，低声问身边的人：“我走很容易，阿暖怎么办？不如……”

夙素话还没问完，就感觉手腕上一疼，身旁的人忽然往旁边倒了下去。

“墨渊？！”夙素赶紧伸手，想扶住他，可是墨渊比她高太多了，她实在扶不住。眼看着就要和他一起摔下去了，一道黑影疾闪而过，稳稳地扶住了墨渊跌落的身体。

“主人！”墨渊不仅双唇乌黑，面色也开始泛青。厉阳在唤狼岛的时候被困在墓穴里，没见过墨渊毒发的模样，此刻惊得有些手足无措。

夙素顾不得那两人之间奇怪的氛围，对着桑暖叫道：“阿暖，你快来，墨渊晕倒了。”

桑暖看向昏迷不醒的墨渊，心中疑惑，墨渊的毒明明已经被压制住了，怎么会忽然呈现毒气攻心之相。

桑暖赶紧走到墨渊身边，拿起他的手腕把脉。桑暖动了，那个奇怪的男人像是也回过神来，眼光扫过墨渊，冷声说道：“他死不了。”男子的声音冷酷，哪里还有刚才叫出那句“阿桑”时的温柔？



夙素皱眉：“你就是普善先生？”不是说普善先生心地善良，医术高明，二十多年前经常在世间行走，救助世人，被誉为神医，进而得的“普善”之名吗？之后虽然隐居了，但多年来仍是被不少人称颂。怎么她眼前的男人，满身的阴郁邪气？怎么看都不像什么善良之辈。

男子眼中似乎只有桑暖一人，对夙素的问话充耳不闻，夙素也懒得理他。看桑暖眉头渐渐皱了起来，急道：“阿暖，他为什么会这样？”

桑暖收回手，却不是看向夙素，而是看向男子，脸色凝重：“你化了他的内力？”

男子看着桑暖明亮的眼眸，竟然又开始走神，呢喃道：“阿桑……”

桑暖脸色一沉：“别这么叫我，我不是她。”

男子狭长的凤眸微眯，看着桑暖的眼神越发复杂，久久才叹了口气，“你是，她的女儿吧？”

桑暖没有接他的话，只是说道：“墨渊所中之毒，毒性刚猛，你化了他的内力，若不能在三日内完全清除体内的剧毒，他必死无疑。”

听了桑暖的话，夙素的心陡然一跳，那种心像被狠狠扎了一下的感觉她很少经历。强压下心中的不安，她等着男子接下来要说的话。她不相信他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敢化去墨渊的内力。

男子听了桑暖的话，胸中升起一股久违的兴奋感觉，以前他也是这般和阿桑讨论毒物的，多年来寡言少语的人难得有兴致细细解释起来。

“他所中的，是噬骨之毒‘冥界’，毒性被压制住只是暂时的。‘冥界’会慢慢吞噬他的内力，进而吞噬他的骨血。这毒一日不解，他便会一日日衰败，最后尸骨无存。要解毒也不难，药方我有，只不过解噬骨之毒的方法，便是要先让它噬骨，解药才能起作用。内力会阻碍毒性发作，只有先化去，让他毒发，才可解。”

噬骨之毒，光听名字就让人心惊肉跳。这毒也太阴险了，有解药也要先受一番噬骨之痛才能解，夙素沉吟片刻，低声问道：“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男子看了一眼夙素，冷声笑道：“有，那就是不用治了，他每月都会受几次噬骨之痛。以他的内力，‘冥界’要把内力侵蚀完也需要一年半载。他既然敢闯阿桑的墓穴，扰她安眠，受这些苦也是应该的。”

夙素心里猛地冒出一团火，狠狠地瞪着男子。墨渊又不是故意闯入墨桑墓穴的，若不是他，墨桑的遗物早就被人夺取了，这个男人凭什么指责墨渊？！

夙素眼眸如刀，男子毫不在意，甚至还笑了起来：“若不是你来打扰，他乖乖待在屋里化除内力，根本不会痛晕过去。”